



百家笔会

柿叶半红犹未归

王树贵

“红箱子,绿盖子。揭开来,咬一口。”是我老家的一首童谣,说的是柿子。年怕中秋月怕半。过了中秋,年就近了。中秋节后,柿叶翻红霜景秋,柿子熟得恰当,正是做柿饼的好时候。

柿饼为年准备。过年是讲究礼数的爷爷特别重视的。春糯米包汤圆,买挂落贴对联,敬祖宗送灶神,这些都是爷爷必须经手的,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备零食,犒劳自家人,打发拜年的孩子们。记得每逢腊月二十以后,爷爷多多少少天天都能变出好吃的,花生糖、寸金糖、胶切片、炒米糖……品种繁多,记忆最深的是粘着糖粒亮晶晶的柿饼。

我对柿饼的偏好缘于一种文艺向往。我的家乡不种果树,至少在我成年前的时光,我不曾看过一棵结果子的树。在书本上看到别人小院里的苹果,满坡的桃李杏儿,更有醉人的梨园春色,一幅幅绝美的画面,让我陡增失落,感觉自己如此不幸,无缘目睹一颗果子的成熟。尤为记得一篇写柿子的文章,说成熟的柿子如一只只小灯笼挂在落了叶的枝丫上,那样妖媚。最要命的是,这柿子树就在作者的家门口。想想就伤心,如此诗情画意的情景离我有十万八千里远。

爷爷的柿饼就是柿子变的呀。柿子、柿饼,一个前世,一个今生。做柿饼,柿子要摘得不迟不早,早了不甜,味道不醇;迟了烂熟,不易加工。清洗,控水,日晒夜露,边晒边捏,反复持续十多天,霜降前后拿到凉爽地方摊晾、烘烤,使糖分向外溢,直至表面如霜。这些精致的制作过程是讲养生的爷爷经常念叨的。

爷爷爱吃柿饼,我们也有了口福。一年到头,只有忙年的时候可以奢侈一下。乡村夜如黑墨,操劳一天的爷爷脱下护袖,招呼一家老少围在火盆边,把放柿饼的大玻璃瓶拿过来,用长长的筷子夹瓶底的柿饼,一人一块,每人都甜到心里。看我们吃得开心,爷爷不忘叮嘱:好好上学,以后有出息了,买柿饼给爷爷吃。我们头如捣蒜,答应得好好的。

托在掌心的柿饼,裹着一层晶亮的白糖,火光的映照下闪闪发亮,先用舌头舔一舔糖粒,赶紧缩回去,心里漾开一朵花:甜死个人呢。好的柿饼外硬内软,白霜越浓,柿饼的品质越好,霜如白面最佳。一口咬下去,丝丝缕缕拽好长。柿饼是粗纤维质,风干、团捏等等繁杂的处理程序并未破坏它的内部结构,所以一咬粘着牙齿拖出长长的丝线。

许是儿时物质贫乏,没有五花八门的零食诱惑,一年到头,才有爷爷赏的几块柿饼,反正觉得那柿饼真甜真好吃。一家人围着火盆吃柿饼成了我对儿时最鲜明的记忆之一。

爷爷是怎么爱上柿饼的我不知道。因为便宜?爷爷平时在桥头帮人家卖柴过秤,收取点服务费,很微薄。因为它有软化血管、止咳化痰的功效?爷爷一咳起来,我们恨不得帮他喘口气。或许是兼而有之,爷爷把自己的口福寄托在价廉物美柿饼上。我也在爷爷的影响下爱上了柿饼。

1996年初冬,我第一次回到老家。远远地,爷爷就对我说,前面那棵柿子树下就是家。一仰头,树叶落尽,无数喜庆的“小灯笼”招摇在房顶上。陈屋旧舍,因数只红柿子的点缀,有了温贫暖老的安逸。萧瑟的冬天,因为有了枝头的柿子,乡村变得无限浪漫。

2014年12月份,我到台湾新竹县新埔镇采风。那几天天气晴好,刚好是做柿饼的季节,阳光下,一簇簇摆放整齐的柿子如一场盛大的柿子集会。与身边晒柿饼的吴家姐姐攀谈,得知许多普通民众和摄影爱好者会在这个季节来新埔,观看、拍摄柿饼制作过程。吴家姐

姐头戴斗笠,系客家围裙,一笑嘴角两弯月牙,甜到人心里。吴家姐姐还告诉我,现在晒的是石柿、牛心柿,明年迟些来看晒柿笔,还要壮观了。

超市入侵生活,提供便捷的同时,也稀释了传统。许多东西虽然可以在超市买到,却买不来记忆里的味道。前些日子,一位在乡镇工作的朋友邀我去六合东沟看逢集,当地人称逢街。集市非常热闹,让人眼花缭乱的八仙桌,雕龙画凤,置一张在乡下的平地大屋里,济济一堂时幸福就有了;瓜子花生南北炒货一应俱全,卖糖果的用收纳盒将各个品种一字排开,五颜六色的糖纸在阳光下炫目迷人,让人醉在俗世的斑斓里……猛然间我看到了柿饼,还是粉白粉白的小样儿,还是粘白砂糖的那一种,和我脑海里的一模一样。问卖柿饼的老者,多少钱一个。老人说论斤不论个,送你一个尝尝可以,祖传柿饼包你吃了还要想。说要用筷子夹一块放我手心里,这个动作和我爷爷当年一模一样。

看看慈眉善目的老人,咬一口沙甜的柿饼,我恍惚看到爷爷从墙头照片走了下来。

天涯诗海

秋雨

(外两首)

刘治军

暮色沉沉的傍晚,我站在窗前看雨那雨丝,连起了我和故乡

绵绵的秋雨里,我又看见了故乡坍塌的老屋,干枯的水井

故乡,我离开你太久了我好想,再躺进你的怀里看山、看水、看星辰……看故乡的父老乡亲……

浙沥的雨声里,我能感觉到故乡越走越远,我再也找不到回乡的路

秋雨的尽头,我迷了路,一个人躲在街角里想念故乡想念逝去的时光……

晒秋

爷爷,把秋晒在崖畔上一把陈旧的摇椅晒着爷爷暮年的时光

奶奶,把秋晒在庭院里褶皱的手帕晒着奶奶纯朴的家风

父亲,把秋晒在田埂上隆起的草垛晒着父亲一年的收成

母亲,把秋晒在屋檐下挂满屋檐的瓜果小菜晒着母亲的勤劳与和善

我,把秋晒在朋友圈里满屏的生活照晒着我一生的幸福与美满……

秋恋

好想一把拽住秋天拽住秋天的景色把它装进木框里夜以继日地看它的美……

好想一把拽住秋天拽住秋天的瓜果把它囤进冷藏室里日复一日地品它的味

好想一把拽住秋天把它藏进心里,刻在脑海里让它成为一幅最美的画

多美的秋啊!请等等我,再让我看一看此生,我最眷恋的季节

光阴故事

苦难是一只皮蛋

鲍安顺

40多年前,我听父亲说,有一段时间为了生活,他四处奔波,一日三餐的下饭菜,全吃萝卜干。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但是父亲只要想起来,他感觉他平生最讨厌的食物,就是萝卜干了。父亲还说,只要有人提起萝卜干,他胃里就翻江倒海,难受极了,有想吐的感觉。

我是父亲的小儿子,从小在他膝前长大,家里虽然生活艰苦,但是由于父亲怜爱,我却养成了挑食毛病。吃蔬菜,只吃青菜、辣椒,其他蔬菜不吃一口。荤菜,鱼虾也不喜欢吃,只吃瘦肉,一丝肥肉,也让父亲剔除了,才肯吃。因为我厌食,所以父亲才对我说了他吃萝卜干的苦难史,可是我听了,只是一笑了之,全没有放在心上。

第一次离开父亲,是1980年初秋,我考取了黄山林校。当时,

黄山偏僻,生活条件极差,学校一个星期才能吃上一次肉,平时一日三餐,只有5分钱一小碗的冬瓜、萝卜,菜里无油水,连一点酱油也不放,白色无味的食物,吃得我叫苦连天。记得有一天,学校卖洋葱烧肉片,这本是我忌讳的菜肴,可是那次我吃得香美无比,感觉是世界上最美的食物。当时,我还对一位同学说,我将来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每餐有一碗洋葱烧肉片!

那个时候,我们穷学生,个个囊中羞涩,即使当时有钱,也无处买到食物。有一次,为了解馋,我跑到汤口小镇,在小店里买了18只皮蛋,一个人躲在山谷小桥的拱孔里,一口气吃下去17只。最后一只,实在吃不下去了,就带回学校,晚上偷偷地在被窝里,把它消灭了。第二天,我

因吃伤食,生病了,而且住院治疗了一个星期。这件事,已经42年了,可是后来很长时间,我只要闻到皮蛋味儿,立刻就有了父亲说的那种感受,胃里翻江倒海,直想吐。我想,我是得了“皮蛋恐惧症”了,那是不可避免的永远苦难。

前几天,有一位远道来的挚友登门造访,我在家用金华火腿,清炖了一锅黄豆。那菜,端上桌时清香四溢。可是,这位朋友见了,不爽地皱紧眉头,还用手捂住嘴,像要呕吐的样子。我询问后,他对我说,20年前,他在一个山乡搞野外勘察时,在那儿住了三个月,每天见不到一点肉腥味,连素菜也吃不到,天天在小食堂里,吃焖黄豆,弄得他至今见到黄豆,胃里就特别难受,直想吐。朋友还说,那是他一生最苦难的日子,野外奔波的艰难,加上每天胃部的

煎熬,真有点受不了,有生不如死的感觉。

听了朋友的话,我想每个人体验苦难的感受多种多样,都有自己的特殊含义。然而,与具体食物相关的苦难,已经深入我心,成了永远的精神创伤。比如,让父亲终生痛苦的萝卜干,让朋友万分恐惧的黄豆,还有我记忆中的皮蛋之灾。有一次,我向我的儿子说起这些故事时,他淡淡漠漠的神情,令我更加痛心,也让我黯然神伤。

为此我想,苦难必须亲身经历,才能深刻洞悉,也就是在苦难之后,才有丰富感悟,才会珍惜幸福。可以说,承受过某种苦难的人生,才有生命的意义,才能站在心灵的高空,俯瞰世事万象,进而有所收获。

我还想,我经历过的许多幸福,都已经记不清楚了,然而苦难的皮蛋,总让我无法忘记。也就是说,那更多的幸福时光,只是瞬间的无形缥缈,而难忘的苦难,则是一棵参天大树,枝叶茂盛,根深花开,有血有肉地长在灵魂里,那是生命的沧桑,人生的丰硕,成熟香甜,美好如初。

秋天的恍惚

苏湘红

总想着你的忽然莅临,在初秋,牵动我的思念,让初绽的那瓣心花永不凋谢;

总想着你的忽然莅临,在中秋,带来些许温馨,哪怕只是一缕,来把我冰冻的心象化解;

总想着从不曾降临的幸福啊,遮不住长长的怀想,在深秋博大恍惚的情思里,把一种痴念扯得绵长……

当落英缤纷一片片从我忧郁的眸眸里消失,梦幻的心再也不敢去想那相思的月夜,不敢去想那双老菜荡起的涟漪,有多柔多轻……

于是,秋天恍惚惚的想象,在我紧锁的心扉里,悄悄托起一轮皓月,在广袤的天空中,悄悄的你永远不知……

走进你的情诗

夕阳西下,渔舟唱晚,半江琵琶有鱼儿轻游水草青青,蜻蜓在水面随意轻点,在你心中吟唱成一个个脸红心跳的音符。

半江嫣红。嫣红是晚霞的眷恋,是清清江水的缠绵,是你香腮洗下的朵朵红晕。绿草芳芳,白雾茫茫,你在水一方。

我荡着一叶小舟,从岸边的竹荫柳影里划出。我荡过水面在你颤颤的乐谱下,披了一身从丛丛竹隙隙间筛下的点点碎金,点点碎金在我的孤舟荡漾中溶进你的水波,和你那闪烁闪烁的韵律一一走进你的情诗。

我是你的风景。

琼岛风情

荔枝夫妻树

陈恩睿

“百闻不如一见”。近日,笔者慕名来到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美岳村,这里有两株被村民们津津乐道的“野生荔枝夫妻树”。

美岳村西南边,绿树成荫,几乎成了绿色的海洋。起伏奇特的山丘,高低不一的树木,连各种小灌木和藤条都形成了绿色波浪。这里鸟语花香,山鸡鸣叫,生态环境优美,风景秀丽。沿着一条古老、弯曲、崎岖、狭小的山路往前约300米,“野生荔枝夫妻树”便进入了视野。

眼前的“荔枝夫妻树”约15米高以上,每棵树直径约七八十厘米。随行的老村民介绍说,北边的荔枝树是“夫”,该树大概在5米高处分枝,枝条不多,但粗壮,看起来干脆、挺直;再看相距约一米左右的“妻”树,在3米高左右就分枝了,枝条较多,且略小、多样、柔顺。笔者看到,这两棵树的根深扎在土壤里,它们的枝叶交错在一起,宛如恩爱的一对。老村民说,在美岳村民的心中,这两棵野生荔枝树是村里的自然景观,也是人文景观,人人都为这奇特而美丽的景观感到自豪。

美岳村最古老的野生荔枝树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目前,村里的野生荔枝树约有几千株,品种多达40多个。如何来区别判断品种,老村民告知,一般是从外观、颜色、大小、形状、口感、核的大小,及成熟时间等来判断,这是土办法,也是合理的办法之一。每年农历四月初十,野生荔枝开始成熟,到月底便大量上市。

古时,美岳村火山野生荔枝

树都种植在山上,那是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宝贝果树。从开花、采蜜、采摘,再挑到海口市、澄迈老城去卖,辛苦不用说,收入还一般。于是,从上世纪30年代起,美岳村里便没人种植野生荔枝树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村民了解到永兴荔枝王品种可观,就开始少量种植新品种,而留下来的野生荔枝树就成了乡村的绿化树。

在美岳村还流传着“野生荔枝夫妻树”的美丽传说:古时一场台风后,在一棵倒下的荔枝树旁,竟然长出了两棵荔枝树。那时,村里有两位青年男女彼此暗恋对方,但都不敢表白。于是每当男青年到这两棵野生荔枝树附近砍柴时,就把另一棵树当成对方,轻声地表白。有一天,女青年采摘野菜时也看到了这两棵荔枝树,于是也把一棵树当成对方,表达着心意。这两棵荔枝树听到男女双方的表白后,分别给他们托梦,传递信息。果然,男女青年结婚了,他们非常恩爱,并且白头偕老,一直幸福地生活了下去。后来,村民们知道这桩趣事后,都称这两棵野生荔枝树为夫妻树。从那时起,这两棵树相守了七百多年。尽管后来历经大台风,两棵野生荔枝树依然不离不弃,相依相守至今。村民称它们为神树,说它们是爱情的象征。

据介绍,老一辈的美岳村人,男女之间基本不吵架,十分恩爱,相濡以沫。笔者相信,野生荔枝夫妻树的美丽传说将一直延续下去,直至永远。

四季回音

乡间晒秋

沈顺英

晒秋是苏中平原传统的农事习俗。筐箩里的果实、串起来的丰收,有如一幅幅水彩画,在秋日的乡村徐徐展开,醉了辛苦的农家,丰富了清贫的生活。

乡村的秋天,彰显着一份深秋的明澈。秋阳下的光晕,有一种蛋糕般的柔软和绵香。秋风飒飒,色彩斑斓的秋意,一股脑儿恣肆涌进了农家院落,像一串喜庆的鞭炮炸响了农家欢庆丰收的喜悦。

秋场上,阳光如瀑,金黄的稻谷铺展开来,谷场就像一面古老的黄铜镜。阳光下的稻场像波光闪动的湖面,那是稻谷被阳光晒出来的岚气,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快意。

辣椒红了,摘下来,随便撒在阳光充足的地方,晒辣椒,不择地。火红的辣椒是那么的淘气,挤在大门两旁,像早早贴上的春联。一串串挂满了墙壁,在阳光下,燃成了一片霞。晒场里必有花生的一席之地,它们相互拥挤着依偎着,享受着阳光的抚摸。

豆荚鼓囊囊的,颗粒饱满。年迈的祖母,坐在门槛前,端着一簸箕豆角,细心地剥开,庄重而缓慢,时光缓慢如江南丝绸。上了粉的冬瓜、变黄的南瓜是从来不凑热闹的,农人们把它们抱进储藏室,过冬时再拿出来享用。

晒玉米的景象,真是遍地黄金。锥好了的玉米穗随手丢到簸箕里,大人小孩齐上阵用锥子搓。玉米粒装满了簸箕,便端到秋场上撒开了晒。

山芋也是要晾晒的。把山芋刨成薄片晾晒,白瓤的、黄瓤的,刨成片,晒干了统统是白白的。萝卜

切块盐渍后,用棉线串起来晾晒,入缸。清晨嚼粥佐以萝卜干,生活的恬淡和温馨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村里人将收割后的红高粱扛回家,绑成“人”字形,架在庭院的木架子上,红绿相间,一直要晒到立冬前后,方才下架脱粒。红高粱做成的稀饭,爽口滑润,非常美味。

摘棉花的时候,开始晒棉花。棉花咧咧嘴了,吐出雪白的棉絮,女人们裹着花花绿绿的头巾,散落在亮得耀眼的棉田里摘花,嬉笑声传出老远。

花白的棉絮,在秋阳下就是从天空落下来的白云。那纯粹的白色将我们包围,仿佛自己变成了一朵白云,悠然飘向蔚蓝的天际。晒棉花要搭架子,架子连成一片,架子上放着高粱苦子。棉花成片晾晒,人看着就觉得纯净而温暖。

母亲晒秋,晒五谷果蔬,还晒物品衣物。晴天,她会吧家中的衣物,被褥拿出来晾晒。那些蘸着阳光味道的被褥、衣物,贴在身上,如母亲的怀抱,让人陶醉。

乡村人家,院里院外的绳子上,搭着衣服被褥。微风吹来,众多的衣被像五颜六色的旗帜,迎风招展。黄昏时一阵阵拍打棉被的声音,空而实的噼啪声,在小院里,又疏落又饱满地散开。岁月静好如一朵清莲静静绽放。

晒干的果实归了仓,农人赋闲,叼烟管,嚼蚕豆,唠农事,烟雾在阳光里缭绕着,梦幻一般。

乡间晒秋,透着悠远的诗意,流淌着绵软的乡恋。晒出庄稼人的希冀和梦想,晒出乡亲们的幸福感和满足感。